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趙氏鐵網珊瑚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鉉

謄錄監生臣洪策

欽定四庫全書

趙氏鐵網珊瑚卷二

明 趙琦美 編

宋兩朝御札墨本

高宗皇帝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
聞逆闕親統賊眾衝突闕以此賊遺朕俾卿首

建奇功之時也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酬

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失此機會併遺後患故茲親筆
卿宜知悉付沂中

連日聞叛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船必亦不多一行
軍兵老小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軍行之速必能及之若
是淮水有淺處可以徒涉而過則王師可涉過淮追擊
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卿可稟張浚審度事勢併力前進
是卿收大功之日也付沂中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羣請姑視政幾觸事無聊

悲傷可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想惟痛憤同切於懷
宜思奮揚雪吾大恥故茲親諭所宜悉之付沂中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人面奏皆云烏珠與龍虎議定欲
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
進止敵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
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廿七日付沂中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

揚卿可審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體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卿知特遣親札諒宜體悉付沂中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劉錡奏復入順昌已令各且駐軍近便去處報卿同共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可駐軍相近聲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悉急遣人與飛騎議定卿一軍所向庶幾不失期會也付

沂中

張浚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
蹉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誤國事具知委奏四
日申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揚城下并捉獲淮揚告
急天使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與世忠期
約擇利策應毋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力
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

遣此親札諒宜體悉付沂中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聲援兼欲到
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徐在淮揚西北敵
人來援恐此犯卿切須明遠斥侯常為大敵之備仍與
世忠勢力相接進退之間預相期約勿各自為前却皆
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專遣卿竭力應援

闕

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體悉付沂中

烏珠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

附近尅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得前却卿比之
他人更宜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勲想已到軍前
也卿家中平安朕闕人照管卿知十一日付沂中

此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并兵破賊卿等各
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勲第賞朕不
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付沂中

揚名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令張去為面
說卿可熟思合何如處置却合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

彰其事所降文字却封來揚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
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躬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
通却喝前箭一指後箭三指並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
引呈須管實喝如不實殿侍決配取逐人知委付殿司
收 和州賊遁走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卿可速遣
人去說與顯忠可惜不勦戮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
追趕若收買堪好可修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
十隻或三十隻 造船匠人並和僱百姓不須役軍兵

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
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 每船帶甲軍五十人棹梢在
外 只用可尅敵弓弩 可差人於平江府計會蔣璨
如無錢候人回日別來理會餘帖數錢御前貼請
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今月
初八日忽患啞中不省人事

此是風熱祛風丹卅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許調成
膏用水化下水大盞內并藥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

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矣

已令朱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并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人亡數并鎮江見在人數密具奏來初九日付存中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措畫惟委付為務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顧情容庇也除軍事外不得再有陳請

壽皇聖帝

朕屈已和戎欲休息軍民而敵情變詐不測侵軼朕以宗社之重敢憚應敵卿其明斥堠審彼已無以小利為敵所誘宜堅壁卷威斷其糧道使自困弊邊事稍閒當以樞密使處卿非但虛名正以羣臣知兵者少賴卿居中以佐朕聽決軍政卿益勉之以副朕倚注之眷遣此不多及付揚存中

朕以湯思退素不知兵又無人望今專以卿為都督軍

事一皆仗卿凡事更精審有立功人可除節鉞者今有節度使已下牙牌并空名告宣續差人押付卿凡有事宜頻具奏來付揚存中

卿總督師旅克壯戎昭折衝所臨敵欲潛遁雪寒增凜忠蓋良勞今賜卿金合茶藥鞍馬至可領也付揚存中郭振在六合軍孤城小若遇敵人大軍必不能當卿臨時相度令郭振退與王琪合兵控扼先須持重以待敵人困沿江戰艦可令早辦集王琪奏劄內謂揚州無

守禦之具如敵人侵犯亦無城壁可守以此思之豈可
須在堅城中坐也兩淮兵力可以抗強敵否卿速具奏
來王琪劄子宣付卿

今諸師相和互為策應皆卿措畫之力劉琦宋受雖在
真州郭振在六合緩急須使會合禦敵不可止在真州
六合瓜州真州二關緊急亦宜毀拆付楊存中

聞劉寶將軍馬已到寶應縣楚州失守此大係利害不
知此段事如何措置可速具奏來洪澤關已行毀拆未

清野事如何施行付楊存中

卿日近莫知敵情虛實否敵人漸深入又不聞敵中別
增兵今中外皆望卿進兵會合破敵朕未審卿機會如
何宜速奏來付楊存中

朕有親扎與戚方卿可一面行之緣前降指揮有所未
當付楊存中

真州所屯軍馬可併在揚州可惜分了兵勢宜速疾施
行真州闢恐當先次毀拆此一項卿更相度卿可暫來

鎮江措置朕亦令王琪合兵捍禦無失機會却具奏來
聞劉寶已撤洪澤閘甚為利便但運河能乾涸不復通
虜人戰船牌筏否設若相持日久連陰雨雪如何使我
軍將士暫回鎮江建康屋居火食以逸待勞宜先作經
畫此二事大係利害卿可速奏來

卿經畫甚當如金人兵小未須迎金恐賊精兵在後以
小兵誘我朕已令真州軍馬去併力捍禦付揚存中

聞諸軍有向經宿州陣亡之家不加存恤或有迫逐出

寨殊非撫卹之意可且今在寨居住依舊按月支給請
受以俟贈典全在卿留意以副朕憫將士之懷仍具奏
來付楊存中

聞建康糧食極闕乏卿可速具奏來付楊俟

趙公稱已罷總領朕欲使卿兼之可否奏來付楊俟

卿等所進兵帳甚整齊然有未盡處如軍馬正隊一百
人餘合將傭人作不入隊隨正隊馬軍數今冊上不入
隊人恐是闕者當稱說闕馬人候有馬亦係正隊數

如步軍正隊一百人不入隊止破三十人充輜重火頭
可別簇隊伍裝成帳冊進來

據冊上不入隊人至有正副使者豈有國家高官重爵
養不入隊人若不堪戰何不揀去此尤當留意付劉源
揚倓

朕以荆襄一帶控制上游卿侯到官可與趙搏及襄陽
統兵官師臣等同議軍中事宜繕緝守備以濟國事仍
須親往相視凡有利害條具奏來付揚倓

覽奏詳悉足見留心軍政深副朕意今撥降麻扎刀一
千口并所乞鐵甲可依數並差人於建康府黃彥節處
支請木弩一千枝并弩箭依數並於郭剛處支請其見
造鐵甲須令甲葉厚實諸州軍所造軍器亦令堅壯堪
存久遠可用更宜勉旃嗣有褒寵中前葉衝造者軍器
見於甚處安椿及如法否可具奏來

已降指揮荆南民兵就帥府教閱專委卿提點器甲務
要足備訓練弓弩手尤須數多及較量斗力勿令淺軟

少用槍刀以充隊伍仍當遴選兵官緩急可用以統率者以備不測委用想能深體此意益加勉旃付楊俟

已降指揮荆南府荆門軍襄陽府拘集民兵等各趕赴瓜洲教閱日久理宜優恤可令楊俟黃茂材張子顏先次犒設一次每人支錢兩貫文具的實合支錢數一面報本路總領所日下取撥使用令本所却報內藏庫撥還付楊俟

卿遠拊方面軍民安堵深用歎嘉目今荆南一路民兵

多寡軍用器甲弓弩箭鏃的數目一一開具奏來付楊
俟

右高宗皇帝御扎一十有九壽皇聖帝御扎一十有

二賜臣先大父和王臣存中也壽皇聖帝御扎有八

賜臣先父樞密臣俟也國家讐恥之痛自建炎及隆

興天子銳志未嘗一日不北向也義激於心志形於

詞此所見者特其大略也開大帥府之初大父遭逢

簡拔宏濟艱難期於尅復而後已嗣聖龍飛中興老

臣惟大父在焉總師旅壯戎昭狂敵遁虜又將以有
為也而大父亡矣先父繼被擢用晉位樞庭軍政重
寄亦備見於親灑之筆豈苟然哉伏讀而歎兩朝眷
倚之異未有如大父之隆而先父辱知於壽皇豈止
焜耀一時而已哉如徒積玩寶竒隱而不見俾聖謨
神算弗克彰顯是臣蔽天地之大義沒祖父之至寵
豈所以侈大貺昭令績也用敢采求樂石編次刊上
庶幾貽之後代永永光明若夫翰墨飛蟠燦然霞綺

之映漢炯然星辰之下垂顧臣么微安敢迫視臣無
任欽戴惶懼而已紹熙四年五月旦日朝奉郎直秘
閣通判臨安軍府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楊文
皞拜手稽首恭書

君上眷顧之重臣子忠勤之篤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
神可以正綱紀昭昭烈烈萬世不能泯也伯高揚徵君
出示宋高宗付其祖揚和王父子御札及病風熱賜祛
風丹并切囑不可犯以艾火灸灸之帖於乎分則君臣

情逾父子骨肉後之忠臣孝子覽斯帖者世雖古今亦
感激重有啓於懷也其賣國背親之徒見之寧不愧乎
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三月十有二日烏延思敬跋

太師武恭揚和王以忠勤淬勵之功扶翼宋室而高宗
壽皇二帝以眷遇之隆俾之贊畫軍務密見於書翰往
答繼而王之子侯出壽皇一知遇之即晉位樞庭亦以
翰及如故則博平日之所竊聞者尚能旦旦興起今獲
與王之七世孫翰游恭親賢父子親承二帝書翰之真

跡其情切而慈其詞謹而篤益信向之所聞不為徒慕也吁雲龍風虎千載一時焉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觀此豈不有夫且諸葛武侯在漢受知於二主人皆以為絕無而僅有矧王父子並用於朝沐其恩光寵眷則史籍之間昭昭奕奕能不與諸葛異世而同符者與
洪武十五年歲壬戌八月既望吳郡周博識

右宋思陵阜陵賜楊和王存中及其子樞密副使俠御
扎總三十有九王之孫文皞萃次勒石於今二百五年

矣八世諸孫翦間以示予觀其論議之詳付託之切誠
要義激可謂至矣當其時徽欽北遷宋社幾覆任武事
者非有張韓劉岳及王諸公無以成建炎隆興之業觀
此固君人者有以得之乎然止於建炎隆興而已不能
使天下後世無遺憾者亦孰之所為哉於戲六月之詩
獼狢孔熾我是用急南渡其甚矣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王父子同一不忝焉夫惟大雅無念爾祖王子孫尚敬
之哉洪武丙子夏六月上漸廬陵揚士奇題

國家有難臣子奮不顧身而赴之乃職分之所當為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也切惟南渡君臣不能恢復中原為社稷計徒能倚辦一二大臣與賊轉戰於數千里之外雖然理有定數事有未濟安得而強為之今觀和王揚公暨賢嗣樞密公克勤王家提兵敗賊於淮甸之境數蒙宸翰褒獎賜予亦已至矣而公父子皆盡瘁王事忠肝義胆感激於君上者昭如日月垂耀於千古而不磨勒之琬琰傳之子孫永永可觀七世孫者

能什襲珍藏凡見讀書君子輒出示以顯揚先王之殊
遇可謂繼志述事者也後之為子孫者尚當寶之時洪
武戊寅陽月晦會稽俞鎔謹識

右宋高宗賜其將揚沂中御札十有八孝宗所賜十有
一帖及賜其子佖十帖歷二百餘年之久墨刻如新豈
易得哉沂中後賜名存中薨諡和王七世孫耆字仲舉
特以示余欲得一言贅其後夫存中之勲業載在史策

高孝之書翰稱於古今奚庸贅語嘗讀公傳紹興十四

年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當播遷之時方以攻戰為事而公之請及此人豈不以為不急之務且非公所宜言殊不知學校之興乃天理存亡之機人心向背之源實在於此公之所識有異於庸瑣之將也能以功名終豈無所自哉孝宗嘗題其所藏御書之閣曰風雲慶會若公者足以當之矣計當時風雲慶會者匪一人而不能保厥君臣之終始則又有可深慨者焉閣今廢矣

而御扎則存也御扎之存則賴子孫保護之也計當時受御扎者亦匪一人今則不之見而特見之於楊氏抑又有可喜幸者焉仲舉好讀書居貧奉母確然有守而獨於此保護益謹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楊氏其將復始乎歲己酉冬十有二月迪功郎楚府紀善攜李貝翱書

世有通言恩篤父子義合君臣然恩可不勸而篤義未有不孚而合者譬諸齊門之操瑟者焉其不至於投棄

亦幸矣古之人有抱負利器勇銳騶發芥視青紫敏手
拾之而卒至於顛頓風塵皓首弗遇意氣索然喪其所
恃者李廣是也廣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也射之一
發而飲其羽就而捫之始悟為石載射則矢躍而欲

闕

僅勝其膚乃撫而嘆曰石乎我與匈奴從事且甘餘年
而所及皆膚寸之功吾誠知侯之不終封而夙志蝕矣
何怪乎吾力之不復勝此石也噫功名之難不其然乎
余觀趙宋高孝所賜揚和王及王子樞密公手詔若干

什而歎曰宋室南遷亂靡有定王以軍功秉國之柄挾
震主之威蒙不賞之功指揮三軍以操天下之重輕凡
在廷臣孰不危之而明良相遭忠義文孚論議指畫若
出一人褒嘉之重有稱比朕郭子儀者而論王之事業
無媿辭焉歷宋而明雖百世以遠即盈尺之遺墨尚可
以想見三代之餘風懿哉王父子得君之盛若是抑亦
高孝之義有以孚其心者耶傳曰忠臣之後世行益昌
王子孫宜則之永樂庚寅夏六月初吉前正字四明顏

懋敬書

宋高宗孝宗御札賜其大將和武恭王揚存中及其子
樞密倅者凡三十有九王之孫直秘閣文暉刻之樂石
今三百年矣其八世孫翥出其墨本示余雲章宸眷若
前日事於以窺其君臣之際風雲慶會魚水相資恩禮
並隆有非偶然故宋不失舊物而王保厥駿功福延後
裔有由來矣治讀王列傳觀其請詣太學謁先聖及金
人議和請拘其使能歸我族屬還我舊壤捐歲幣復白

溝之界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則其輔
世經國之謀遠矣使其言聽而宗澤岳飛之徒無死則
宋之天步豈徒局促江介而已哉至其請命於朝俾厥
祖宗閔厥考震死難之節大白於當世忠介忠毅之諡
偕下顯忠報國之廟兩立錫其祭器許祭五世其祖母
劉流落蜀隴禱祠訪問問關數千里外卒迎歸致養其
純孝之感又如此大倫克盡忠孝兩有人紀賴焉翬字
仲舉居約而有志績學以適道其忠敬行於家信義達

於友卓乎揚氏之賢子孫也天爵之修人爵之來以復其初則有不期然而然者遂識之未簡云永樂癸巳前浙江分憲安成周子治書

昔之有天下而以天下繫其心者雖衰亦不至於遽亡為人臣能以忠義立大節雖亡其子孫必有振發之者距淳熙十二年又九十禩宋亡和王八世孫翦以行學為皇明翰林院檢討於乎信哉永樂丁未三月初吉翰林五經博士廬山陳繼識

右宋高宗孝宗璽書皆與和王楊存中父子者觀其倚
重圖全之意委曲至到而眷愛之情不啻如家人父子
令人感激思奮於易世之後况身親之者乎方是時國
步方艱大眦未雪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存中之謂
與其孫臨安通判文暉勒之於石以垂永久八世孫翰
林編修翥間以示余謹書此復之宣德壬子孟冬初吉
嘉加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南郡楊溥識

宋御書賜鄭丞相

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因成一詩

菲德承休帝命申青陽閭動御昌辰慶貽虹渚嘉祥衍
春滿鰲山景色新鎬燕頌思勤闕靈韶協奏喜橫陳
在朝從此熏和氣要使驩心萬姓均賜鄭丞相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序曰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其後
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壘其一文曰庚戌集英抗宋殿
名庚戌則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
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

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左丞相丙申享
明堂以灾異免淳祐甲辰為少保奉朝請丁未復為右
丞相己酉轉左賜詩蓋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
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為徽宗詩夫當
時雖有鄭居中為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
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借使用
古官稱之集英之署不古也况詩有青陽閣動之語徽
宗則以十月生旦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

辨者若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賜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條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徽宗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後二百三十七年為皇明成化丁酉歲冬十二月己酉史官吳寬書

王氏宋勅并諸帖

勅賜進士及第王伯虎士平居時談仁義履忠信以待
舉也雖然不試之職不任之事亦無以觀其所効焉今
茲初命爾所以行已之時維是勉懋見於事業尚有好
爵為爾寵休可特授將仕郎守建州右司理叅軍替張
仲綰來年三月成資闕候見任官成資日方得赴任嘉
祐四年六月日

中書令闕中書侍郎闕禮部侍中知制誥臣范鎮宣奉行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嘉祐四年六月日侍中使門下侍

郎闕給事中使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權判宿六月九日都事李堯民受左司郎中付吏部左僕射闕右僕射使吏部尚書闕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判闕 疇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權同判臣執吏部侍郎 左密院 吏部侍郎使左丞使告將仕郎試秘書校

書郎守建州右司理叅軍王伯虎奉勅如右符到奉行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權判臣繪主事闕今史劉瑛書寫人解永安嘉祐四年六月日下

右宋王公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叅軍時所授勅也按許文定公將誌公墓公為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於庭幃其廳而潛聽之囚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數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勅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戶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為河南程氏高弟子子孫遂以儒業相承又十世為訥齋隱君時勉且以醫名保

其先世勅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意吳多
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
唯顯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余交其父子間也盡攜
其所藏者示余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蓋嘉祐四年
至今幾六百年矣成化丙午七月乙卯奉訓大夫右
春坊右諭德延陵吳寬書

勅王伯虎等樞密本兵其帥有屬以檢衆職以詳庶務
惟士之有材實者乃使居之爾等試職於此久而可信

宜進爾位且正厥名在朝在官勉其祇命可依前件熙
寧六年五月日中書令闕中書侍郎闕右正言充集賢
校理直舍人院臣許將宣奉行奉飭如右牒到奉行熙
寧六年五月日侍中使門下侍郎闕給事中使五月二
十七日未時都事丁昭嗣受左司郎中

付吏部

左僕射

闕右僕射闕吏部尚書闕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
理權判臣卞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
注兼權同判瑾吏部侍郎使吏部侍郎闕左丞闕告登

仕郎守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戶房文字刪定例
策兼修經武要畧兼編修禮房國信條貫王伯虎奉勅
如右符到奉行權武昌軍節度推官充崇文院校書兼
權判臣安國主事闕令史劉士謹書令史杜章熙寧六
年五月日下

按墓誌公以吏部流內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
密院禮房戶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為知國
之大體而刪定例冊為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

山汾陰藉田朝陵行幸澶濮之類非常禮撫其行於
時者為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
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繁文亦可考見矣此勅按家
乘所錄首缺勅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吳寬

勅登仕郎守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戶房文字刪
定例策兼編修禮房國信條貫兼權判太僕寺殿中省
王伯虎朕嘉爾勞序進厥官往率職事祇朕命懋哉可
特授守太常丞仍加都尉散官差遣如故熙寧八年十

月日

勅朝散郎監在京進奏院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伯
虎為政之方未嘗不以振滯淹為事知夫材良難得而
善人弗忍也爾前以小疵去職累歲芥蒂疑似衆以為
惜今收拭登序以收來效還讐書之舊秩加中秘之新
命益自敦勵毋負優渥可特依前朝散郎行秘書省校
書郎勲賜如故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稅勅詞所謂

小疵去職者也哲宗初遷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勅其後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寬書朝散郎行秘書省校書郎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伯虎右可特授依前朝散郎權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替呂溫卿到任成資闕勲賜如故仍借紫候迴日却依舊服色

勅王伯虎等朕進退多士各盡名實不以微罪廢其人不以非才玷厥官以爾伯虎頃緣曠蕩之澤再復儒館

以爾忠臣出自冗散之秩來儀省戶而治已不庸人言
屢至尚分專城之寄徃居別駕之任服我寬厚無重悔
尤可依前件元祐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書令闕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臣公著宣中書侍郎臣呂大防奉
中書舍人臣孔文仲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元祐三年
正月一日侍中闕尚書左丞權門下侍郎執給事中臨
正月一日申時權都事蘇安靜受權左司郎中彭次雲
付吏部
尚書令闕尚書左僕射闕尚書右僕射公著尚

書左丞摯尚書右丞存吏部尚書頌吏部侍郎覺告朝
散郎權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王伯虎奉勅如右符到奉行考功郎中權戶主事
賈大年令吏魏宗武書令史闕元祐三年正月二日下

按王氏家乘公凡五被制勅今真跡之存者四然多
缺而不存此則公出權饒州軍州所降者亦缺其前
數行幸當時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呂申公汲公孔
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

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
一時之盛矣成化丙午八月上丁致齋春坊朝房書
寬

勅王巖汝咸以儒學擢在道山比贊相臣纂修鉅典凡
筆削之去取兼載不遺核朱墨之異同咸得其當按指
事實錄之法彰辨是與非之明備一代之成書詔萬世
而垂憲首嘉事領之績可忘紬繹之勞恭覽奏篇歎美
無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
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且有通
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校勘會勅范
冲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
預其事筆削有力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著
作佐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詆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
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河南程氏以躬
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在於著述世主雖知所

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爾先生為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寬特因其裔孫觀示此謹識其槩於後吳寬

胡文定公二帖

安國頃首項在行闕奉所多教方欲再造問信已以罪行矣既渡湘水之西山居自省相望數千里無緣再通聲息懷思可量去此見報伏審賜對受知闕寘瀛館豈特文游之私慶也已辱書貺欣承校正多餘德履增福

未期晤集切冀順時為此道自衛不宣安國頃首信伯
學士執事

安國再啟一別三十年年光既及而學未至回省初心
旦夕自媿每聞德譽想造養之益深也信伯既親見
伊川文人入其堂奧責任亦不輕矣使斯道遂行邪說
不得汨之也直有望於君勉之安國再啟

尹和靖十帖

焯頓首啟前月特蒙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教益為恨

繼辱賜書并錄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題道書先生
易傳後捧領披讀感媿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惠翰
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焯即此遠依庥庇諸事粗遣腰
痛亦減七八不煩過慮曾闕來寓虎丘日獲相見或云
可居旬日車馬間欲來此遂得款聽益論未間尚冀為
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使還專奉起居兼謝下情不周焯
頓首再拜

錄示易傳差互且據焯所收本寫呈乞檢至更望訂其

是非他俟面議焯再拜

焯再拜啓向寓虎丘時蒙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高隱辱館待至厚拜別之久日益瞻仰遠承惠問獲聞動靜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焯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遠念末由拜會惟乞為斯文倍加保重以副願望真切謹專附手啓上問不周焯頓首再拜六月二十四日謹空

焯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間不修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

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諭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定處有的便無惜貶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顯望顯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為祝小姪塊以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康僥倖倖亦恐知之焯再拜

焯頓首啓拜違教益兩見改歲瞻仰之心與日增積仲夏謹時伏惟贊畫之暇尊體萬福焯守拙碌碌隨分而已然則平日所聞不敗不尊衰老日甚幸未昏憤不煩

過念末由拜會收冀順時保重前需召除以副友執之
願謹專附狀起居不周焯頓首再拜信伯通守學士
賢友執事五月十六日謹空

焯再啓近兩收所惠教墨獲聞動靜感慰兼至過荷不
忘甚幸甚幸常州往來衝要應接不能不少勞神用在
信伯處之必不廢力有暇進道否有學者來講此道否
必不倦以告也塊處僻寺向風不勝馳情焯再拜貴
眷各惟上下安裕夏暑收以保養為請焯上問賤累特

蒙問念感媿之至焯再拜

焯頓首拜啓久違益論日增瞻仰專使至特辱貶教伏
審即日按察之暇尊體萬福感慰兼集焯居此幸安諸
事粗遣不敗煩念慮未有拜會之期向風馳情秋暑尚
炙伏乞順時保重前需大來以副願望下情豈勝拳拳
使還謹奉狀起居兼謝不周焯頓首再拜信伯通守
學士友舊執事八月上瀚日謹空

焯再拜啓邢壻以日到府中不敗草率上狀小姪塽近

已娶婦只此中人家老拙又且了此一事伏恐知之皆辱流問荷眷與復拜起居禮焯再拜上

時主簿紫芝到任未久不通問陳齊之今赴官未嘗通訊否或訪我存亡盡為告之焯又拜

焯再拜貴眷各叶吉慶敢以保愛為禱焯上問

國朝崇重儒學然自布衣聘召者特為難得故侍講侍郎尹公著作作崇道王公皆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召師友輝映縉紳榮之惟尹公致位通顯德望表表

而王公立誠為已仕不求進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優劣也今觀尹公所遺王公尺牘一話一言必以尊所聞務講學相期責善之誠如此則王公之為人可知已蓋常以為國家之患常由人心之偏詖而邪說暴行之肆熙豐符紹所以基靖康之禍也惟儒者則有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之功焉紹興初年懲創前轍隆儒勸學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經學納誨所以格君心者媿矣王公討論史館破紹聖元符誣謗之謾愚明

宣仁泰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細凡此皆正人心之偉
節也用又厥辟紹開中興豈偶然哉然格心之道難明
而遜志之言易乎此世道消長所以相推而不已也厥
後權姦秉國蠱上志賊人心天下泄泄斯道幾墜幸
賴乾道淳熙諸公相與扶持考其師友淵源則出於河
南之門者為多信乎功不在禹下也然尹公年譜但載
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用朱子發
范元長於資善堂時以為極天下之選未嘗乞官謝顯

道之子其奏疏明伊川以為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尹之
被召命陳之除吏部郎則皆以范薦也陳首對論王安
石學術之害乞數數禁切且言臣初無所知未免從事
王氏學既而心知其非每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又見
今被舉其文學行誼實為可稱而尚在遠方遲遲未來
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已而忠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
惟朱以上眷獨在公輔復上言廷臣有私意取程某之
說謂之伊川學者偽為大言謂其實繼孔孟其實何人

將見淺俗辟學惑亂天下伏望睿斷擇羣臣有為此學者皆屏絕之於是朱公亟求去上堅留之尹公亦以此辭召命有旨促赴闕陳尋除禮部侍郎既嘗上意不能眩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說並行以銷去偏黨愚考觀至此為之嗟嘆信乎任賢去邪之為不易也或者稽韓退之之言謂自古賢者常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得意滿如程門諸公宜在高位顧終身連蹇以為造物

者好惡與人異余謂不然賢者之所得於造物者養其
大體者也不賢者之所得於造物者養其小體者耳吾
既得其良貴矣又慕人之所貴已受大又取小其可乎
彼妾婦之道不能自樹立而以順為正故膏梁文繡珠
翠脂粉以自寵飾而媚於人大丈夫豈慕為之哉古之
得志居上位者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不敢以天下為己
養菲衣惡食遠色賤貨兢兢業業不敢自暇自逸凡以
儉於小體而崇其大體也安富尊榮孰與焉先文定嘗

獲講習於著作君其曾孫仲可出示尹公帖於是三復有感而書其後帖中所謂時紫芝者善厯學先文定嘗薦之謂其問學淹貫推究詳密及陳齊之名長方亦先友也寶祐歲在鷓尾小滿日玉山汪懋書

程門諸賢多不著書大抵要於涵養持守處用工蓋二程夫子教人之法如是也明道嘗云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因尹和靖說易曰且更涵養莫要輕說及荅橫渠所論亦欲其全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今觀著作王先生遺稿奏篇僅存十餘他文不過數則
讀之皆溫醇平實沉潛蘊藉藹然有餘味真得程氏之
傳矣楊龜山有言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胡文定
亦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二公非輕於許與者知先
生益深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識先生師友淵源之學實
祐四年重陽前三日資中袁萬頃書

孟子既歿聖學絕講本朝河南二程夫子生於千載之
後獨得往聖精微之緒而斯文日以緝熙著作君早登

河南之門學聚問辨得所就正充廣涵養其德粹然高
宗皇帝中興趙忠簡公為相懲荆舒而主伊洛于是河
南之門如尹公朱公輩人相繼召用而君以布衣特召
首論親征之舉民情欣悅得民心則格天心三王之治
也又論帝王之學將以措諸事業非徒事章句之末而
已及舉小雅宣王諸詩以為內修政事者乃所以外攘
夷狄謂正心誠意而辨其君子小人人主之先務也凡
此皆其師門所素講深造義理之蹟可舉而底績者也

思陵一見以為起草萊而議論如素宦則其踐履純熟
足以動寤人主者又可見矣遺言逸事絕無僅有而玩
其議論想其辭氣雍容切當自有奕奕照映編簡者則
其學豈章句言語而已哉門人記君貌肅而氣和言簡
而義明望之可敬卽之可慕可謂不阿矣慤之先曾大
父文定公嘗僚于趙忠簡公而講習于著作君陳齊之
亦先友也今幸覩遺帙不勝降歎僭識卷末寶祐歲在
壽星立冬日後學玉山汪慤書

紹興六年趙忠簡公免相陳公輔上疏乞禁伊川學朱
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文定公奉祠居衡岳獨上疏乞
封爵邵張二程先生貼黃寶薦著作王公與和靖尹公
皆伊川門人乞以二程遺書委二公較正中興以來程
門後凋之松柏獨胡公尹公與著作公而已雖然著作
公晚際思陵固未能昌其所學然遺名遯世在崇寧不
與於屏逐學徒之時潔身事道在紹興又不與於禁黜
闕門之日公之學力蘊蓄始終全節可謂不負師門矣

觀其奏篇論汲黯宇文士及之忠佞牛李朋黨之成破至矣斯言雖千百年可為龜鑑思陵以通儒稱之信哉寶祐丁巳立夏前六日雖國虞替書

鼎幼從父師之訓已知和靖先生以程門之學高宗皇帝由布衣擢寘經筵鼎今幸備灑掃書堂之役流風遺教鼎與諸生拜賜無斁已而復知此邦有王公是時亦以程門之學召入著作庭猶恨未知公問學言論之詳居數月公之孫思文攜文集見過伏讀數四繼以愾歎

不能自己噫嘻炎精寶祚程氏之學廢而幾熄程氏之學興而復然不特歎二先生能守其師之學抑以歎高宗之所以再造國家與吾師所以闕涉于國家者其學如此之大云景定辛酉至節後十日柯山後學徐鼎謹書

自馬上得之之說行君則曰事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庸臣則曰執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言嗚呼曷不視此哉崎嶇金革一聞守臣之薦則惟有道者是信是使不

曰徐議其任也懇切奏疏一惟師學之明必欲以道而立政立事不曰姑舍所學也是誠明良之盛際修攘之大原茲炎興所以祀夏配天而行萬億年之休與咸淳丙寅七月既望天台後學毛鼎新

南渡以來回洛學之春二三君子力也著作王公為後凋之松柏實最其間今睹遺稿醇實雅度如弁冕秉圭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歛衽而敬心生焉以蕪詞述盛德則奚其敢咸淳甲戌永嘉後學朱子昌敬書

有一貫曰唯之後羣弟子各以其親傳之學仕列國厥
後罔有聞知亞聖繼興闡揚斯道垂絕復續寥寥千載
天啟炎宋五星聚奎諸儒間出背項相望一時聲稱日
光玉潔跨漢軼唐文治與道學由此而盛中間不幸各
立門戶相勝相非於議論之間致使士習風靡或歸於
朔或附於川或從于洛支分派別不復會歸于皇極之
源小人乘間抵躐大唱偽學之謗荏苒歲月貽禍國家
幸而天不闕道二程門人尚尹胡存暨著作王先生蘋

者落落晨星理學流委僅存一綫使王公不遇思陵未免埋光晦彩終其身幾與草木同腐豈不重可惜哉愚也生於叔世萍寓吳門每恨生晚不及游先生之門且聞先生之為人又知先生之所學嘗味其功名富貴道德性命皆不足樂之語直與曾顏氣象相似可以振薄俗可以樂士心惜乎道不傳於後文不著於世雖獲用於一時在公亦姑云爾吁天耶人耶愚不得而知耶時戊寅仲春三日眉山後學黃大有拜手謹書

著作先生像贊

冲乎其融慤乎其恭杏壇化雨程門春風洛陽王敬方
鄉先生著作王公小像其十一世從孫觀奉以示寬瞻
拜之餘謹為之贊曰嗟乎先生負笈而求道已為北學
之言游獻策以救時又為南渡之陸贄故當誣史重作
雖執筆而預修然使新學尚行終抱經而不試才可用
而有為行獨特而無媿是宜祭於其社以慰鄉邦之思
豈特私於其家以為子孫之庇也哉延陵吳寬

立祠劄子

承信郎新差監寧國府南陵縣酒稅務王德文右德文
不避蕭斧之誅輒瀝忠忱冒干威聽德文曾大父通判
蘋家本福唐僑寓震澤執經於伊川之門紹興四年知
平江府孫公祐以學行薦特令布衣上殿奏對稱旨聖
語有曰王蘋起於草茅議論若素宦於朝通儒也始命
初品越一日復賜出身繇小著倅毗陵國史有傳有文
集語解記善錄行於世程門名流如胡文定尹和靖張

思叔三先生相與講道遺帖可考陳唯室曾文清皆門弟也惟是抱負不克盡施賚志以歿葬於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戶衰落家叔左藏正垂改秩而遽亡家兄帥幹斗文雖綴乙科尚遲合穎德文碌碌不武弗根厥紹俱不發揚潛耀實負媿慙幸遇判府節制侍制侍郎先生宗主斯文維持正道凡前輩明義理之學者莫不褒表而顯揚之至若近日唯室先生許祠於學闔郡歎詠扶植名教之意甚盛甚休唯室師曾大父者也

且蒙崇獎則為師者當俾與唯室並祠何榮如之然則薦於朝者前使君孫公也祠於鄉者今判府侍郎實齋先生也累世一轍千古兩賢九京有知當必致亢回之報矣冒犯峻嚴德文下情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右謹具申呈伏候台旨嘉熙元年七月日承信郎新差監寧國府南陵縣酒稅務王德文劄子 台判王著作乃程門高弟他郡猶為之立祠况生長之郡乎送學議行

立祠祭文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八月己卯朔八日丙戌朝奉大
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顧涇水軍王遂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於著作先生王公唯室先生
陳公遂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夫免淪于荆舒之烈
馱而獲游于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力也著作先
生以正論動上聽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于
世教宏矣郡有陸宣公以下祠敬奉二先生以祔使是

邦之人家識正學戶識正理顯然淵源之所出其自今始尚饗

行學立祠因依申狀

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王思文右思文伏蒙師旨備准提刑提舉節制秘閣判部侍郎先生取問立祠因依者伏念思文曾大父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游學寓居平江師事伊川先生視龜山楊先生為後進龜山先生獨深許可之每以為後來師門成就者惟信伯也紹興

四年駐驛吳會軍務之暇延見人才郡守孫公祐特薦
于朝布衣王蘋近在數里間有憂時愛君之心開物成
務之學素行高濂朝野共知特賜審察錄用遂蒙賜對
第一劄論得人心足以合天心第二劄論人主不可蔽
于好惡之私第三劄論人主學春秋與世儒異玉音有
曰王蘋起於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于朝通儒也賜
出身授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又詔條退賊利害一曰
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會修仁宗皇

帝寶錄書成改左承奉郎史館校勘後集古今論語說
取其與所見合者為一書亦未及而卒今家塾有福清
刊行文集蘄春刊行論語集解震澤記善錄兼國史有
傳可考出處累贈中大夫寶齋王先生來鎮吳門首以
吳郡君子以策多士嘉熙丁酉八月九日與門弟唯室
陳先生長方並祠于學祭文有曰云云思文藐焉寡
學獲叨奉祠之職荷蒙教養作成之賜而奉遺像焉謹
具狀申謹狀咸淳元年五月日具位王思文狀

掌祠府帖

軍府據府學時中齋生王思文狀曾大父蘋執經伊川
先生之門親傳正學紹興四年六龍南渡行幸吳門邵
侯孫公祐以學行薦特令布衣上殿奏對稱旨聖語有
云王蘋起于草茅議論若素宦于朝通儒也蒙賜進士
出身遷至著作國史有傳及語解文集記善錄行于世
有如胡文定尹和靖張思叔三先生遺帖可考陳唯室
曾文清皆門下弟也前政實齋閣學王先生下車之初首

以吾鄉六君子為問以策于學念先著作唯室及祠祀未備繪像並祠於郡庠德至渥也今唯室之孫陳之諒首祈請于判府史尚書月有奉祠之賜學有掌祠之職其他先賢之後亦各有之獨是曾大父之祠缺然有媿思文一介么麼粗安義分不敢躁求靖惟先著作門人之後既已得職儻不控陳實維暴棄茲蓋恭遇判府發運提領節制侍制侍郎先生道傳孔孟業紹伊周幸陶教育之恩久被作成之澤乞照先著作門人陳唯室先

生孫陳之諒例幫絡使府奉祠職事奉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庫呈一日繼據公使庫單子具呈照得掌祠官月支錢三千貫十七界官會所據府學掌祠學生王思文申乞幫支請給奉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索掌祠帖呈仍契勘掌祠俸有無高下又據公使庫單子據王思文稱見充掌祠未曾給帖提督官書擬王掌祠據稱未曾給帖然而著作之像既祠于學則與陳唯室事體一同合不合照例月給俸仍給律奉前政判府魏侍郎台

判牒學保明府司已牒府學契勘去後今承府學申繼
送前廊契勘呈今據正錄直學鄉貢免解進士學生許
東發等狀申蒙送下府牒為王祕校思文乞支月錢事
東發等照得王思文見肄業本學時中齋其先世著作
見祠于學今據所陳就使府給帖支幫月錢東發等保
明詣實申乞備申使府取自指揮施行申府施行奉台
判本學既與保明合與照朱秘校例支自六月為始須
至行遣古今帖府學時中齋生王思文仰充王著作掌

祠生具遵稟狀申嘉祐六年閏四月日帖

從事郎兩易平江府觀察推官吳迪功郎特兩易平
江軍節度推官蔡宣教郎差充僉書平江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趙承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事余承議
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暫領府事郭庭堅台押

真西山一帖

德秀隣牆久疎請見第切傾渴伏辱教汗深仞不彼第
未承約束之前以宋令君為莆田簿求憲臺書致關陞

之請已為作之矣今未可以再用是不果遵命非敢斲也先著作文集跋語旦夕頗得納呈併茲布及伏幾台照德秀頓首再拜上覆周卿學士座右

劉子拜上
縣尉學士

王降

授朝奉大夫真德秀謹封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於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時與之游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

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左驗也哉惟顯
其善藏之吳寬謹題

杜丞相一帖

範已辱來翰前日奉荅薦勤珍染示以先錄乃知程門
師授學問淵源所以開悟後來者多矣讀之起敬來意
良厚何可忘耶印歷已批但恨未瞻識耳略此奉復伏
幾台照右謹具申呈三月日朝奉郎右文殿修撰知寧

國軍府事杜範劄子

劄子拜上
判院舍人

朝奉郎右文殿修撰知

寧國府軍事杜範謹封

方秋崖一帖

岳惶恐端拜申稟岳濫塵府行矣解舟齋閣遽嚴莫遂
違離之拜端奉琅題重增翹企跋語非岳淺學者所敢
僭下問如此當于舟中寫寄耳略此酌稟餘俟嗣音茲
乞紆鑒右謹具申呈三月日文林郎新差主管尚書刑
工部架閣文字方岳劄子
劄子申呈
判院舍人 文林郎新差主管
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方岳謹封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之非之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魏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

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徃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論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皇祐三年

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書

示諭寫黃素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
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磋
未是處無惜見教

書從北海寄西豪開卷裁窺竦髮毛范墨韓文傳不朽
首陽風節轉孤高戊申後三十有七日許昌邵齋中題
平陽文彥博寬夫

夷清韓頌古皆無更得高平小楷書舊相嘉篇題卷後

蘇家能事復何如壬申歲正月才翁按察富弼題

青州資政寄示小楷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因作書謝二公兼呈永興觀文相公舜元上

法書遙逐使車還嘉句新從相府頒牢落二賢天地外
孤竹之二賢風流三絕古今間台文競耀高逾麗化筆交輝

老更閒不用悲吟恐飛去豈無神物護重關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黃素書韓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為七言因而寄及謹用拙篇記詠

殊上

首陽垂範遠吏部屬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
崇亘千禩精妙極雙金題詠益珍秘用昭賢彥心

遠蒙運使度支以資政范公所寄黃素小字韓文公
伯夷頌請許昌文公淮西富公題詩於後才翁復綴
雅什兼寄長安晏公公亦有作行久茲休退人事僅
廢不意雅故未移悉以副本為貺俾愚繼之對此怔
忪既感且媿輒爾率強課成拙句奉呈敢言亦驥之

乘聊為續貂之比耳行上

希文健筆鈔韓文文為首陽山下人寧止一言旌義士
欲教萬古勸忠臣頌聲益與英聲遠事跡還隨墨跡新
當世宗工復題詠尤宜率土盡書紳

此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故退之希文尤慙
懃耳治平二年五月六日襄題

河東薛嗣昌元宗觀

以下皆紙本
絹本至此止

丹陽邵元獲觀熙寧庚戌二月庚寅記

時領榮陽
舟次泗上

壬辰歲孟春月使車按部獲一觀焉執中題

名上有執中九疊陽

印文

范希文好談古賢人節義老而彌篤書此頌時年六十有三矣癸巳歲夏四月昌朝書

覽才翁家希文手筆伯夷頌輒書短篇於紙尾熙寧庚戌歲初伏日潁川韓絳子華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
追懷餘思凜生風

許昌題後及今二紀乃熙寧甲辰之歲仲冬中澣之日

念徃懷賢不覺恨恨伊川逸老再題

老字上有
硃文印

番陽劉定金陵陳祐甫同觀元豐四年三月廿八日辛

酉季冬九日當世題

潁昌韓鎮玉汝屢嘗觀之元豐甲子歲仲秋社日又從

安國借看西府東廳書

元祐二年臘日靖恭楊傑京兆慎宗觀

洛陽郭彭年建康陳昱同觀宣和壬寅夏六月二十有

六日

范文正高風表文采云為天下後世之所服蓋不獨其書也此卷皆元老真儒翰墨使人竦然欽賞政和四年正月六日濮陽李孝彥跋

皇祐三年侍行于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七日嗣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崇寧五年純粹得見先公先兄遺墨于潁昌伏讀久之

涕落紙上七月八日謹題

政和丙申孟秋二十八日趙子琥王孝迪同觀於高平

三瑞堂清江李開晉陵胡唐老同觀

林种賈公望獲觀戊寅冬十月廿九日記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紹

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

檜字上有江寧開國硃文印題字下有公緒後

人硃文小印開國印旁有連環秦氏硃文印下有出使之印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

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于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

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志士仁人壯顏殺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躡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畜積者嗚呼皇祐盛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幸處

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勛
丁丑歲得此本於燕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
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
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
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跡于二百
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
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邦瑞主宗祠顧我於雲
上道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

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
氣槩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牴
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
意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典刑文學
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
此寶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永無斃大德四年

二月初吉陵陽年獻書

真跡上無而邦瑞至
書上道凡一十二字

豫章先生集有此帖跋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

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
人不必以書立名來世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
大賢不免焉志仁伏讀諸名公所題大篇短章於伯夷
之清風昌黎之偉詞文正公之寶墨賢侯歸帖之美聞
孫承家之懿藻繪盡矣尚何辭之措敬書山谷此跋以
補缺遺又山谷嘗跋公真蹟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
沉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
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老年觀此書乃知

用筆實處是其最工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
中此跋首述才翁所云于寫伯夷頌亦相關涉因牽聯
書以歸之竹趣先生晚學清江羅志仁拜手

羅志仁印

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固不在書然筆法之妙自足
追媿古人故蘇公號稱能書者亦從公求之以為珍玩
焉書此頌時已六十有三距公薨才一年耳而楷法謹
嚴一筆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夫書雖細事而最足
以觀人公書如是中之所存可知已同時如文富韓歐

諸公書之工拙雖或不同而其渾厚端莊則亡以異此
四五公者坐廟堂邦其有弗久俗其有弗淳者乎世稱
王荊公書如斜風急雨其胸中躁擾可知想見一旦當
國遂盡取成憲而紛更之天下騷然而風俗亦一變而
趨於薄矣厥後溫公復古而國再安章蔡崇新而世遂
亂其正與邪皆莫逃於筆墨之間益信心畫之說不誣
然究其大歸則熙寧以前之書多重厚而少輕浮熙寧
以後之書多輕浮而少厚重茲蓋世道之所以升降者

余嘗從故家盡得宋南渡前墨跡觀之而竊為之說如此故并識之俾來者有考焉大德庚子六月乙巳朔陵

陽年應龍敬書

年伯陽年應龍印

文正公為蘇舜元書伯夷頌名公題贊甚富二百年間不知凡幾傳至於賈秋壑宋亡北流於燕逸齋李侯時為部侍郎得之寶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兩淮都轉運使來守是邦謁公祠下求公之後人以與之侯盛德也衍奉檄來姑蘇里海舟之獄范氏之族長竹趣先生出

示幸獲觀馬大德庚子秋七月小子李衍再拜謹識

息齋

陽

李衍
仲賓陰

夷齊之論至夫子而定或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二子求
仁得仁名之彰與否不暇為身後計也退之之頌賢于
司馬遷附青雲之見遠矣按文正公在青社皇祐三年
十一月書此未幾以病請汝陰明年五月薨于徐其平
生特立獨行之志夷險一節老且死不變而見于心畫
者如此與守桐廬日祠嚴子陵同意清風凜乎其相廟

也時文潞公罷相知許昌杜祁公為賈昌朝所抑致仕
去富鄭公淮西晏元獻京兆諸賢在外詞翰往返蕭灑
高潔語出意表視夷齊異世同調所恨者公方向用而
即世矣後三年文富並相使公而無死天章一疏盡行
豈有熙寧之禍哉蔡忠惠治平三年五月之題謂此書
皆毀謗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是年忠惠為三司使給
事以讒出守杭故云爾意謂公屢遭擯沮蓋夷齊其行
而世或有非之者遂借此以自見然公知有直道而行

而已豈自必於夷齊哉自必于夷齊亦未免有所利而
為之矣天荒地老崑玉不燼宛其復歸與義田並傳君
子之澤通乎盈虛之運幽明之故正不偶然也片紙三
百年承平碩輔姓字皦皦如日月見之束衽盤辟若檜
若似道亦蝨其間使人指畫唾罵然則士不以夷齊自
屬其不為文正公罪人者幾希雖然亦豈願其為夷齊
哉大德庚子日長至長樂郭陞拜手謹書

郭氏
圖書陽

文正范公細書昌黎公伯夷頌石刻在建業玉麟堂墨

跡流傳大德己亥復歸於范氏庚子歲九月過吳中獲
觀拜手敬贊餘抗盛彪百世之師惟孤竹氏六經之文
惟子韓子不有斯文孰繪厥燬維高平公高山仰止素
書鈇鋒義獻是似匪翰匪墨為綱為紀去珠斯還良玉
不燬有物護持復歸于是庶幾寶之有永千祀

虎林

吳興趙孟頫子昂高郵龔璠子敬同觀

此跋應在秦
檜後年燬前

伯夷之行昌黎頌之文正書之真三絕也子孫其實之

哉真定董章 章陽文

汲郡王簡漢東孟淳同觀大德乙丑夏五十日

汲郡王簡

陽

漢東孟淳陰墨印

文正范公手澤獲見於二百六十三年之後扶植綱常
流傳是寶濟南王文羽保定孫杲同觀時皇慶二年歲
在癸丑暮春大名王亢宗識

亢宗陽

先正范公文武忠孝親仁民之德充周穹壤是以尺
素寸楮觀者歛衽曹操王敦桓溫未嘗書不佳也至今
見者唾之公所書伯夷頌流入秦檜賈似道家繇賈遂

没入官宋亡出于燕趙間復歸吳范氏世所共貴重者
有在也熙寧以來見者必著姓名豈欲託以不朽耶苟
不知觀感興起之微求公之心希公之德徒珍玩是誇
亦秦賈耳不幾于狎大人乎凡我同志相與勉焉泰定
丙寅七月十九日天台後學楊敬惠書

古人尚友以其類也伯夷之心惟孔子為能知之千載
而下惟文正范公有以似之文正之心惟朱文公為能
知之千載而下其亦有似之者乎嗚呼希矣至順壬申

夏五月宛平曹鑑拜手謹書

曹氏
克明陽文之陰
昭也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
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
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
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希古人而於伯夷
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跡可以諒公之
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東陽

柳貫謹題

柳氏
道傳

右宋推誠保德功臣贈太師中書令魏國范文正公書
唐韓子伯夷頌真跡筆意精嚴動合法度有晉人之遺
風熙寧以後名公題識具存誠寶玩也按公書此頌遺
武功蘇舜元南渡後歸秦檜氏又歸賈似道氏宋亡流
入北方李侯歿得之京師來守吳寶魏公之鄉因謁公
遺像以其書歸其後之人今藏於范氏義莊子孫世守
之竊嘗謂時有代謝世有盛衰至于天理民彝則越萬
世而不可泯焉必有人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死生之

大舉不能以動其心不足與有為也太史公纂史傳思
可以厲節義維綱常者許由務光之倫其事不經得孤
竹君之子遂為數千載人物稱首遷之志念深矣唐韓
子稱其微旨著伯夷頌文正公復得韓子之旨而為之
書盖公屢以忠謹不容于時遭誣擯斥守道彌篤所謂
不動心以有為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夫聖賢所
遭之時雖異至于厲節義維綱常而天理民彝賴之而
不泯者則一而已故觀此書者莫不興起書云乎哉贊

曰

於昭民彛不億而泯肅肅元夫厥德孔純弗移弗屈執
中允固思皇九有克寧無斃民不可乏主我不隕厥清
匪茲元夫日離亂爭此何人斯孤竹之子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韓侯作頌郁郁其章魏公書之翼翼其相
死生弗渝是式是似曠代同心惟余與爾人獲遺書如
珪如璠懷德不替來歸其孫維魏公子孫永保勿失悖
我風化尚祚皇國後學柯九思拜手謹書

丹丘
柯九思
陽之家
訓忠

陰

古之君子之於學也至於成已成物其於天下國家則曰功成治定所謂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蓋物格知至而至於國治天下平者如此非苟以為言而已世之君子何其言之詳而卒不見其成功耶若文正范公則所謂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觀其所書韓子伯夷頌豈特筆墨之妙其為萬世之慮也深矣後學京兆杜

本敬觀

杜氏
白原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為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
為聖人或方之以夔高是豈泛然而為之言哉觀魏國
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冊若日
星之不可掩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為悠久其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者與今觀魏國所書伯夷頌筆法森嚴
真可與黃庭樂毅等書相頡頏是則魏公非特於德行
功業超然傑出其於書法亦造乎其極也然公不他
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尤見公切切於綱常世教未嘗

一日而忘也披玩再三令人歛衽起敬至元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台哈巴哈謹書

首陽高節退之頌之吏部文章文正書之時稱為三絕趙宋諸賢及有元之諸大夫題詠之不少置其八世孫靜翁裝潢而珍襲之求名筆以發其光華信可寶也余嘗私竊論之伯夷以特立獨行之節不待退之頌之而可顯惟得退之頌之則其節為益顯吏部以日光玉潔之文不待文正書之為可傳惟得文正書之則其文為

益傳故伯夷之節惟知適於義而已初不計後之人頌與否也退之之頌深以為亂臣賊子不守名節者之戒初不計後之書與否也三者無心會而為一虹光渥彩昭如日星之垂天使世之亂臣賊子未為者而觀此書此頌則神駭心悸而不敢肆其惡已為者而觀此書此頌則膽落魄喪而無所逃其罪其有功於世教大矣且文正以清才茂行為時名臣先哲稱其事業滿邊陲忠義滿朝廷聲名滿天下則字畫乃其餘事然猶莊楷道

麗過人如此真趙宋第一流人物也余適以事過吳伏
謁祠下靜翁持成卷示予故欣然書之以俟夫知音者

得馬薊丘韓璵載拜

韓璵

陽廷玉

陰玉泉

陽漁者

伯夷頌首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
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此數語已足盡
伯夷之心文正公親書此頌匪惟知之亦允蹈之觀其
立身大節亦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豈非
豪傑之士哉其裔孫靜翁先生恬愉樂道獨能保有斯

文而珍藏之觀此者千載清風俱凜然矣後學永嘉鄭
僖再拜書

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
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
李侯戲得之于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
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
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
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

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
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
而已後來一二大老又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
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不容復贊一詞也至正七年春

正月甲子後學黃潛敬觀

黃潛陰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殷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
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絕也元初平江太守李侯戲得之
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

亦仁人之心與展玩之頃頓覺忠義之氣凜然在天地
間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日景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
之表秦賈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媿
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覲必不
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購之於軍砦中嗚呼公
之靈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
遺澤未艾也雖生二百載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
星鳳凰快平生之心目河東後學王雒拜書

韓文稱頌伯夷賢黃素真書慶歷年月照明珠還合浦
春風長共義莊田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篤列圖再
拜

伯夷古賢人昌黎追作頌文正小楷書尊仰世所共李
侯吾故人收藏萬金重適來尹平江范氏齎陪從一日
拜祠下歸諸子孫用三賢固自佳侯德亦堪頌再拜書
五言心薌辦清供大德己亥四月十五日曹南馬紹書
於平江旅次舟中

長白山中名相出首陽山下若人賢古今如此能多少
歲月相望越二千遺墨來從新畫戟故家復取舊青氈
偉哉君子無窮澤留得餘芳奕世傳嘉興張伯淳謹

題

張李
伯淳

陰

師道
父印

陽

班固人表吾嘗疑第一武王二伯夷我謂伯夷可第一
武未盡美宜二之退之第一唐文人希文第一宋輔臣
韓為夷頌范為寫三絕誰與十襲珍星奎運餘三百年
皇祐慶厯諸鉅賢逮至渡江乾淳後珠題玉跋盈長編

名士題
跋不一

范氏衮衮饒公侯

丞相宣忠公
純仁以下

幽州括州至蘇

州

范氏本幽州良鄉人遷括蒼今江浙
提學居澤居處州是文正始居蘇州

行軍元昊驚破

膽義莊睦族春復秋子子孫孫居吳中

族長主祭今七
世孫邦瑞也

指李後人今黃龔

謂平江使君李
公信之逸齋

錦囊偶貯此三絕燕

香夜寒吐長虹衮衣繡衣觀且誇

衮衣謂右丞馬公性
齋繡衣謂陳廉訪君

祥完顏廉
訪正卿

故國喬木興咨嗟大尹不吝歸趙壁祠以少

牢復其家提學翰林索我詩

謂君澤自
玉堂外補

肯捐此寶真復

竒授者良難受者易即此可刊遺愛碑大德庚子春上

丁之明日紫陽方回萬里

虛谷書院

大印陽文

企清風兮薇山之陽寶芳帖兮薇露之香意人世不可
以久留兮雷霆下而取將幸鄴侯之中襲兮儼墨跡之
未亡把一麾而東來兮文正之鄉喬木蒼蒼兮蘭菲菲
其彌芳嘉先正之有後兮偉德澤之長出此帖而歸之
兮甚魏笏之輝煌時不可兮再得勉世世兮珍藏天

台柯謙

山齋

名並日星真細事義參天地在彝倫寥寥千古空遺跡

薇滿西山意自春

伯夷清節韓公頌范老銀鈎韓子傳屋壁遺書還孔氏
誰人得似使君賢金華胡長孺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在青社時所書
以遺京西轉運使舜元蘇公者也後二百年大興李
侯戡得此本於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即訪
及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求書為賦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

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傳流今
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風發枯槁韓子也復英
雄姿冰寒斗峻餘文詞吹噓自起北海隱膾炙聊慰西
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湖虹散彩書離孔氏忽
自歸金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竒書奴滿眼非
吾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剗源戴
表元再拜

小楷青州三絕碑復還范氏事尤竒不知百世間風者

更有何人似伯夷

古今一理是綱常
范筆韓文妙發揚
公餓首陽元不死

春風歲歲巖薇香
錢塘仇遠再拜

錢塘仇遠

仇氏陰仁父

退之嘗作伯夷頌
綱常更為文章重
小范老子翰墨香

喚醒首陽千載夢
爾來宇宙三百年
劫灰不壞寧非天

姑蘇李侯賢太守
為將手澤歸雲玄
因憶右軍修禊叙

智永藏之固其所
今比蕭翼誰賢愚
豪奪何如能樂與

君子於物不留意
好德終然勝好古
劍許徐君自有心

書還孔氏非無故粟可不食國可辭較之一紙真豪釐
聞風廉立遽如許信哉聖人百世師西山之微何獨美
向微二子一草耳東海魯連死猶生中書馮道生猶死
承平文獻傳至今品題先後如盍簪就中何人合媿死
九錫不足夷齊心楚北村民湯炳龍題

逸齋總管相公以所藏文正公書伯夷頌歸於范氏
懷賢尚德之心士大夫皆樂道之為詩若文盈軸甚
盛事也不揣蕪陋僭賦小詩高沙龔璠拜手

一時端合拯斯民萬世寧無啟不臣此意聖賢非二致
誰令今古共彝倫墨胎事遠頌聲在青社人鈔楷法新
尺素郡侯還范氏先憂天下亦同仁大德庚子二月廿
一日書於義宅之西序

子敬父陽

海濱二老本同歸末路殊途孰是非扣馬匆匆扶義士
憐渠未識首陽薇

韓辭范筆照千齡扶植綱常似六經日月爭光宜下拜
莫將此眼對蘭亭眉山史孝祥

葯房陽文

先哲吾師表斯文古鼎銘義形扣馬諫書勝換鶩經故
事徵皇祐鄉祠謁仲丁登臨觀遺墨山雨颯英靈

心田垂世遠手澤歷年殊誰購山陰序真還合浦珠身
惟名不朽書與道同符諸老珍題在猶堪立懦夫蜀後
學鄧文原頓首

伏承主奉范君出示先世書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
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
以鄙句奉謝用表惓惓景慕之意云耳蜀郡虞集頓

首

慶厯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
潞韓並識何春應
秦賈爭藏寶鑑汗神物護持天愛寶
子孫驚喜海還珠
敢以微塵贊喬岳願推餘論砭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
義田猶是當時祿
遺像能令百世欽竊誦詩書求彷彿
默嗟人物轉銷沉
誰人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虞集朱文

敬題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卷尾
長沙湯彌昌頓首再

拜

頌文選附青雲傳楷法獨推黃素書百代清風元不改
兩公高志更誰如珠遺舊入權臣橐壁返今逢刺史車

一卷寶藏同魏笏虹光清夜燭寒虛

長沙湯氏彌昌

師言父

俱朱文

翰墨嘗託文章傳文章益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今古
文章翰墨空嬋娟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準權亦用
吏部雄文破鬼膽為渠喚醒西山夢范公相望餘千齡
人物自與臯夔并黃素細書伯夷頌白頭不草太玄經

一字千金價無讓虹光夜徹星斗上夷清韓頌高平書
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襲藏猶畏仰面無生色泚流頽
珠還擅復子孫賢我信斯文天未喪佳辭善書常有餘
嗚呼節義不可一日無致和元年中秋日金華後學胡

助再拜謹書

東陽 胡助 陰 古 愚 陽

文正千年士精忠凜不亡勲名山岳重翰墨日星光喬
木參天古幽蘭疊砌芳我來拜祠下端欲濯滄浪高昌

契玉立再拜

世玉 陰 之 印 陽

孤竹身為百世師
范公手染退之辭
不知青社揮毫日
得似天章論道時

鐵畫銀鈎黃素帖
珠還璧返歲寒堂
須知此事關風教
子子孫孫盡寶藏
吳後學干文傳再拜

青青首陽薇
皎皎孤竹子
求仁亦何怨
清風千萬祀
昌黎述元聖
雄文劇頌美
偉哉青社書
感激有深旨
列宿麗寒旻
羣鴻戲秋水
李侯信卓犖
不惜百金市
分符守吳會
開緘授雲耳
故物傳衛公
遺璧歸孔氏
一玩三歎

息當思繼前軌元統乙亥二月壬寅新安汪澤民再拜

汪氏

亦陰新安
志世家

文正公道服帖一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贊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虛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青紫寵為辱主豈無狐

狃驕為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希道比部借示丈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
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東蜀文氏一印

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淳重清勁如其為人每展卷諷誦未
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富川

吳立禮題 隸古書

竊觀范文正正道服贊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朋契之

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
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蒙正仲題

范文正公祥符八年進士也其為同年許比部作道服
贊詞莊義舒慤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而
幅員疆理復混為一區公之孫曾嗣守先業不懈益恭
得公書遺蘇才翁韓文公伯夷頌真蹟而寶蓄之且摹
刻於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復自北攜此贊併公
侍祠像來南而歸之合浦之珠曲阜之履得於既失所

以委重宗祊藩飾世緒者夫豈偶然之故有相之矣熙
寧間文公與可題識云希道比部而不著其名宋登科
記當自可考也卷中有東漢太尉祭酒家學印高陽及
仙系小印皆緣許氏則是贊之為許氏物蓋已久矣不
知何時而遂失之也耶作贊時許公為平海掌書記耳
熙寧始轉至比部其恬于進取如此於以見許公亦盛
德之士不然公豈肯輕以清其意潔其身者而許之哉
昔公書伯夷頌以遺才翁今復見公為希道撰書此贊

則希道亦才翁一等人哉宋三百年文運休明泰治熙
洽自景德祥符而始盛觀公此贊則公與許公之聯芳
科甲信人才與時升降者為不誣矣元年冬十有一月
二十七日東陽柳貫書

文正公為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清
勁至今觀之悚然增敬所謂寵為辱主驕為禍府重此
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
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與然是贊不載文正集中

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於編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文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揆一德名德符六經至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

文正公翰長帖二

仲淹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仲淹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悖出悖入

之禍况邊上之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帥即
有丘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
神魂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公諒之近以北事謁見
賢者今聞彥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問惟
乞自重不宣仲淹拜上翰長學士座前仲秋日

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為誰作也言近以北事謁見今聞
彥國之好亦甚減憂盖慶厯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
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公之先憂後樂為何如哉

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且勉從事或稍寧息即有丘園之請則公為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座右以比盤盂几杖之戒者也至順四年夏六月晦東陽柳貫道傳識

文正公作此帖以復翰長學士雖莫詳其姓字要是一達官無疑若張去惑著作則嘗游公門從事幕府公薨背時為淮南轉運使見於祭文可考也公之片言隻字

流落人間者學士大夫咸以為法况其詞旨及於家國者乎嗚呼邊上之人西北之憂後世卒不免此又志士仁人之所為深慨者也元統二年春正月九日後學金華胡助敬題

慶厯間契丹乘中國有西警議入寇遂命富鄭公使虜卒定和議時文正公以西事知慶州此書與翰長所謂聞彥國之好亦甚減憂者即其時也書中又言有丘園之請以全苦節然其後與韓公並安撫鄜延又除副樞

密拜參知政事以讒媚出使河東知邠州復知鄧而抗
而青而頽丘園之請竟不獲遂其志而薨獨所謂全苦
節者貫始終歷夷險而不渝也嗚呼大忠臯夔元功方
召炳然大節照映今古又何其盛哉至元四年後戊寅
十有一月望日後學永嘉鄭僖敬題

文正公許下帖三

仲淹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
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

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榜也漸遠風音黯黯為戀惟
多愛不宣仲淹上欽聖殿丞左右三月十一日今日相
國筵會不暇子細保愛或有書入京遞中即易達也

尺楮逾二百載魏公手筆如新語不繁而意足可以想
見其人湯彌昌敬題

右文正聞子弟過省答友人書若固有之視利達為何
如哉與常人所飾遜避之辭中懷僥倖之意不可同日
語覽者默識於詞意之表亦足以感發矣天台楊敬惠

拜觀謹識時至順壬申人日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榜兒子與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厯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必有據哉東陽後學柳貫題

祁畱吳郡城中每從范靜翁先生閱其家藏文正公手帖凡若干卷今又得許下帖讀之富哉范氏之藏也靜

翁先生力承宗緒至老彌篤凡遇其先公片紙隻字卽
購藏之以為家寶嗟乎公之翰墨留天地間如精金美
玉人咸知愛重而况公之孫子哉是宜先生之寶之也
使子孫之來者皆如先生之用心焉則公之遺澤將百
世不泯矣盍相與懋戒之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五月
後學茶陵李祁謹題

文正公與師魯二帖

仲淹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尤甚然西洛上京皆

苦熱宣下開井救渴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
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易請
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橫費處家家如
之邠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
得花虵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
多愛不宣仲淹上師魯舍人左右七月十四日 新牧
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棊侶也先託伸意

仲淹頓首李寺丞行曾奉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

勝仲淹此中無事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
書來尚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
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
加愛不宣仲淹師魯舍人左右四月廿七日

方范文正與呂文靖爭論上前貶饒州時尹舍人賈上
書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此一卷帖情義諄諄不啻
兄弟蓋二公愛君憂國道合志同其相與之厚自應爾
爾淳熙乙巳清明日梁谿尤袤敬觀

師魯自均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盖平日之相予者如此四明樓鑰書紹熙三年十月晦

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却當在前或是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問詢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見也賢者困厄至此人到於今傷之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洪邁書

佳客千山得得來主人雙眼為渠開逢人莫說當時事且泊南亭把一杯右第二紙當是尹自均來訪范于南

陽時也范戒尹以不須與衆云云此意最深淳熙戊申
三月廿八日廬陵楊萬里敬書

靜翁近又收得此二帖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也交情
古誼百世之下尚可想見視他帖尤當珍愛學士大夫
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况尤樓洪揚四公之題識亦豈復
可得哉賢子孫永宜寶之至順四年五月五日後學東
陽胡助敬書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

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
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
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
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所遣問若曰日給外月月
有橫費家家如之至于收檢邠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
和方送上見朋友有救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為
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昇疾來
鄧以存歿託公則公之于尹公可謂生死不易其諒矣

然揚洪二公跋語以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有
須與衆云云之戒今帖中乃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嘉及
報他貧且安也等言証之則非疾時矣恐此跋非此帖
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
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物為中興第一徽
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
謚宣簡云東陽後學柳貫謹識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于性命至

尹公處生死之變尤人所難及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蓋是時風俗淳篤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
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覩范公遺帖安得
不為之撫卷而三歎乎至正七年春正月甲子後學黃
潛敬觀

范公與尹舍人往還書一卷當有與衆云云帖而逸之
觀洪楊二公跋語可知也後人不見此帖乃改跋中三
字作二字耳覽者當能辨之元統乙亥春三月壬寅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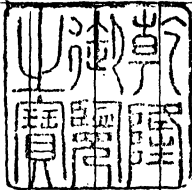
安後學汪澤民謹書

范文正公以論事忤執政遂落職知饒州于時直范公者相屬于朝尹師魯亦自請同黜可以見一時賢才之盛矣師魯既貶監郢州酒稅觀魏公二書中語畧不及當時事亦不以師魯因已被黜而加存問盖范公所論為國也而師魯之請以義也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書末云惟君子為能樂道前賢之用心于此可見矣二帖筆力遒勁有晉人遺意尤非泛泛於書者范氏其

世寶之至元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台哈巴哈書
景祐四年文正公既以言呂夷簡出知饒州尹公師魯
亦貶監郢州酒稅慶曆四年尹為涇原經畧以爭城永
洛事為董士廉所訟再貶均州監稅時文正公在政府
也踰年公出知邠州又改鄧州此二帖蓋在鄧與尹者
夫以尹公之賢文正公於其存也通以書而盡其慰問
之誠歐陽公又於其歿也為之銘以致其痛惜之意好
賢樂善固如此哉至元四年後戊寅十有一月望後學

鄭僖書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
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為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
者其一已刻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
此真跡哉然二帖不藏於尹氏顧歸於文正子孫則其
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鄉後學吳寬謹書



趙氏鐵網珊瑚卷二